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玉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廢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

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際。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元稹上疏
論諫職

玄宗時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亾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

尤增飾之

狂教與人
論諫書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間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諫。畧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

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侷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蓋

忠定

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麻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禱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

題掛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朐朐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搯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
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游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寒塗撫其御之

子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一鼓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隄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于是王還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
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鄢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
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
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矣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
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州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諍諫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

曰日食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傳。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
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
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
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
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
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
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
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
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
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
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答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
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
之老歟皆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
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門，
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
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
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
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
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遯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
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斃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士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自覺所直爲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
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竇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
車裂之取其兩第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蕢陽
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春
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
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
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

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
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
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
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
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按劔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
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黃腸痛有不孝之行從蒺
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鎖乃
解衣伏鎖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黃陽宮歸于咸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宜縮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持並車擊轡

上曰將軍怯邪蓋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瀨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
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
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
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
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
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罪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

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

又有修之
於官而壞
之於家者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自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
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

也

賈山
至言

武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
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
反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奏吳
王書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諫諍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蕪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也。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者，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死之。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編冠。類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妓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厭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厭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厭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口覽達
勞篇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饒，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饒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劔。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劔。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間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鮮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諸尊亮與

下啓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張定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而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竊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止引古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
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
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
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
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
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
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
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
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當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具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郊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項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

粥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

說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王畿叟請廣言路
參用四方之士

元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聞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納諫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葦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上蠶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
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
於是乎禁罝羅稽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罾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
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鰕獸長麋麋
四翼穀卵蟲含蜚蠊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
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
里葦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
之使吾無忘於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葦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弒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
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
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鬪於君拂也。君胡不問
於鬪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鬪哉。
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
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
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
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
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大臣不可
無此識人
者不可有
此心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
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
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
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
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
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

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爲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
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鵝鷄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
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亾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
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
游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
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請王參僚左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
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

宋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勳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亦言遜者寓縣平寧京師

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官悉皆輪奐又開
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
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
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
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
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
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
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
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
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
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
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
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
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
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
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譖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

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
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
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
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
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
不自知耳。」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暮
上疏曰：「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醜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
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
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
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
孝本女擢暮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
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
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
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
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

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諭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

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蓋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淫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盡宮中用度極儉薄多歲何用邪懿宗初以閭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證焉非后
根源遠通
野然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
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
一言而復討之太宗癸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
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
改且勅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
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
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闈而取其國
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
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歿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來諱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獻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憑警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璠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儻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漢靈帝時朱儁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衆發蕭牆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
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
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熒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諫訴之靈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
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
陽大宴捨遺李珣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
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
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
闕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
過游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
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
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闔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屢誣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宜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姚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餓山，未成闢之，亟毀。

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斃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遵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辭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毋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咸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咸以伐高麗事。咸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咸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咸。昔在高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
獄成下詔數成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
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威無以
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
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管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
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
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上意盧杞雖貶官德

宗心庇之，贊極言，祀姦邪，致亂德宗，雖親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思遇雖隆，未得爲相。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臺。贖津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遷序。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

此論亦未

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萌薪莽之禍臣
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
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
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
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
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龕
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
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
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日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絃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錢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私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據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鎮上疏致仕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等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憂。恐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